

龙岩城之旅

一

初夏,赴一场南川龙岩城之旅。

清晨出南川,下银白高速,一路蜿蜒爬上马嘴山,天才蒙蒙亮。马嘴山位于南川城东南38公里处,海拔1781米。山顶兀自凸起,拔地千尺,形成极高的绝壁。山顶左前侧,一巨石耸立,神似骏马仰嘴长啸,马嘴因而得名。清光绪年间,时任南川知县张涛行走马嘴道中,见崇山峻岭,蚕丛鸟道,百姓生存艰难,不由慨叹“一片金山成赤壁,哀鸿遍野动咨嗟”。不过,也正是大山险峻,练就了山民勤劳朴实、坚韧顽强的性格。远有韦氏先祖、南宋松国乡候韦大郎,忠义双全,爱兵如子,去世后军民用碗垒土,在龙岩城下筑成万碗坟供后人凭吊;近有马嘴山年仅22岁的消防战士程方伟,勇扑凉山州山火,英勇牺牲,壮怀激烈。

马嘴山半山腰却是平坦的高山草甸——马嘴草原。放眼望去,芳草铺染,野花盛开,牛羊成群。茂密的柳杉林,密密匝匝,轻风拂过,波涛如海。几排露营的营帐置身山林草地间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就在马嘴草原旁的小村子,有一位远近闻名的“全国绿化劳动模范”李明学。40年前,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双手掌,他却凭借着惊人的毅力,用双臂夹着锄把染绿了这片荒芜,完成了2158亩荒山造林。现在,年届七旬的他又有一个很大的梦想:要让马嘴山上都种上金佛山野生猕猴桃。站在他的育种田边,一茬茬野生猕猴桃幼苗郁郁葱葱,生机勃勃。“人活着就是要图个痛快,我还要再干30年!”爽朗

的笑声里,当真体会到大山人家豪放执着的情怀,有小我的,也有家国的。

二

穿过马嘴隧道,沿绝壁步道攀援而上,半个小时就爬上龙岩城。

龙岩城建在马嘴山巅之上,三面绝壁,惟马颈关处有一独径通向城门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十三世纪,蒙古军队以狂飙之势踏遍欧亚大陆,铁蹄过处,势如破竹,却在龙岩城遭到顽强阻击。为抵御异族入侵,宋宝祐乙卯年(1255年)朝廷颁旨兴筑龙岩城,历时三载。就在龙岩城筑成的那年冬天,蒙古大将纽璘的铁骑兵临城下。马鸣风萧萧,雄关旌旗扬,天地肃杀一片。南平军知军郭世雄将军带领南川军民深挖城壕,高筑城墙,硬生生地将这弹丸之地筑成“南方第一屏障”。“正月,贼酋重兵攻城,二月再寇,斩虏使,焚伪书,诸将争击,贼败而退,献俘授钺,功不一书。”至今,龙岩城绝壁上那方南宋抗蒙纪功碑(龙岩摩崖)读起来仍铿锵有力。

登上龙岩城山巅,人影绰绰。原来是南川区文旅委正在对龙岩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。上前攀谈,巧遇盛姓民工。他是我旧时学生家长,家就在山脚。老盛很健谈,拉着我讲述每段城墙、每个建筑、每块碑文的故事,言语中满是自豪。不一会天大亮,朝霞弥漫天空,一轮红日喷薄而出,云蒸霞蔚,金光浩荡。

攀谈甚欢,猛然发现脚下云雾缥缈,如丝如缕,远胜仙境。一阵山风袭来,云雾波翻浪涌,瞬间就漫上山巅。到达山巅后,云雾却不再升高,反径直向山下滚去,垂直坠落,若天

□罗林衡



龙岩城遗址

河倾泻,看得人惊心动魄。“这就是龙岩城云瀑,南川新八景之一。”老盛须发挂满雾珠,见惯不惊,淡然微笑。我也微笑,想起一首小诗《龙岩城上的人》:“龙岩城上的人/生下来就像一朵云/聚散舒卷,自由自在/一辈子不愿离开家乡/每天在云海里劳作/闲了坐在云上观天/如果实在太累了/云朵就把他们接回天堂。”

三

过不了多久,云雾散尽,天清地明。山下绿树如茵,田舍整齐,远方众山俯首,炊烟缥缈。

山腰密林深处,掩映着一处古驿站遗址——观音岩驿站。历史上的南川,扼渝南黔北要塞,盐茶古道穿行,沿途驿站散落分布。观音岩驿站建在崇山峻岭间,是南川出贵州必经之地。驿站极小,二十来户人家,两排土墙灰瓦房,一条青石板老街。站在斑驳古道,仿佛还可看见背夫拄着拐拐子笃笃而来,还会遇见先贤尹子背着书箱踽踽独行。尹子,名珍,字道真,东汉著名的教育家和儒家。他经此下南川,并在南川设馆授学,树巴国之先声。如今,登上凤

水江畔的尹子祠,黛瓦飞檐,柳丝飘拂,仍能听见一千多年前的读书声随风飘来,清晰而辽远。

沉思之际,朋友欢呼雀跃。“看,杜鹃花!”果见在峭壁边,悬崖上,一团团,一簇簇,如火焰热烈,像红绸舞动,似朝霞燃烧,把雄壮的龙岩城渲染成一幅绚丽的图画。向南远眺,金佛山在朝霞中熠熠生光。“金佛山上,杜鹃花开”,此时,金佛山上的杜鹃花会开得更艳,漫山遍野间,彩潮奔腾。龙岩城杜鹃多为灌木,金佛山杜鹃以乔木杜鹃为主,品种也更名贵,有“世界六大杜鹃奇葩”之称的弯尖杜鹃、麻叶杜鹃、阔柄杜鹃、金山杜鹃、黄花杜鹃和喇叭杜鹃。

这时已近正午,盘旋下山。龙岩城在阳光下引颈甩鬃,昂首嘶鸣,声震寰宇,气吞八荒,正好填《满庭芳》一阙:

南邑咽喉,渝黔要隘,龙岩马脑长风。我来初夏,又恍见群雄。蒙汉龙争虎斗,终不破,勒石封功。军旗猎,声犹在耳,千古忆英容。

正逢盛世好景,流云飞瀑,跃虎腾龙。赏千山碧林,驿站灯红。莽莽东坡沃土,万民乐,景美华浓。朝阳起,登高穷目,豪气荡心胸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)

穿越时空的佛光双璧

□赵君辉

朝觐莫高窟,这个萦绕我心头数十载的夙愿,终于在第九届敦煌行·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期间得以实现。彼时,我因受邀出席一场国际学术论坛,踏上了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。而此次与莫高窟的相遇,恰似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,在时空的交织中,绽放出震撼心灵的文化光芒。

清晨的重庆还笼罩在嘉陵江的雾气里,宝顶山的石刻在氤氲中若隐若现。我站在大足石刻的“父母恩重经变相”前,那些镌刻在岩壁上的父母哺育婴孩的画面,突然让我想起千里之外的敦煌——那个在童年课本里就种下向往的地方。此刻,我即将踏上西行的航班,去完成一场迟来的朝圣。两个相隔千年的佛教艺术圣地,就这样在我的生命经纬上悄然交会。

飞机降落在敦煌机场时,西北炽烈

的阳光如金箔般倾泻而下。通往莫高窟的路上,戈壁滩一望无际,远处的三危山在热浪中微微颤动。导游说,当年乐僔和尚正是看见三危山上金光万道,状若千佛,才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。我想象着那个西行僧人的身影——他是否也像我此刻一样,被这片土地的苍茫与神秘所震慑?十六国的烽烟早已散尽,而那个开凿的瞬间,却永远定格在了公元366年的阳光里。

鸣沙山的沙粒在脚下发出细微的声响。这座由红、黄、绿、白、黑五色沙粒堆积而成的山丘,像一尊静卧的巨佛,将莫高窟环抱在怀中。地理学家说,这里的岩层是酒泉系砾石,疏松得无法雕刻,所以匠人用泥塑和彩绘代替了石刻。这让我想起大足的石质——坚固的砂岩让工匠能够将“地狱变相”中的每一根锁链都雕刻得纤毫毕现。不同的地质,造就了不同的艺术表达,却同样通向信仰的至境。

站在九层楼前,飞檐如翼,铜铃在风中叮当作响。这座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背后,藏着世界最大的室内泥塑佛像。当讲解员打开手电筒,35.5米高的弥勒佛从黑暗中浮现时,我的呼吸为之窒。佛像的右手指向地面,这个被称为“触地印”的手势,据说是佛陀在证悟时召唤大地为证的姿势。1300年前的工匠们,用泥巴和麦草塑造的不只是一尊佛像,更是一个永恒的觉悟瞬间。我想起法国诗人克洛岱尔在《认识东方》中的句子:“在敦煌,时间不是消逝的,而是被收集的。”

在编号第45窟,盛唐的彩塑群像让我驻足良久。佛陀两侧的阿难与迦叶,菩萨的璎珞,天王的铠甲,每一处细节都流淌着那个黄金时代的气韵。尤其那尊被誉为“东方维纳斯”的菩萨像,腰肢微曲,眉眼低垂,泥塑的衣袂竟能表现出丝绸的垂坠感。讲解员轻声说,这些彩塑的颜料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、印度的朱砂、西域的绿松石。忽然明白,这不只是一窟佛像,更是一条凝固的丝绸之路。正如张大千当年临摹此处时所叹:“敦煌壁画,上承汉晋,下启宋元,是中国绘画的基因库。”

在藏经洞前,阳光斜斜地照在王圆箓的塑像上。这个面容愁苦的道士,在1900年那个闷热的午后,无意间叩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发现之一。五万余件文书、绢画从此流散世界各地,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。斯坦因、伯希和的骆驼早已远去,但洞窟墙壁上那些供养人的画像依然清晰——他们穿着于阗的锦袍,粟特的胡服,汉地的襦裙,脸上带着相似的虔诚。这些无名氏用金粉描绘的眉眼,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地记录了丝绸之路上的众生相。

午后最炽热时,我躲进数字展示中心的暗影里。球幕影院正在播放《千年莫高窟》,当计算机复原的壁画如星河般在头顶流转时,那些剥落的金箔重新闪耀,褪色的朱砂再度鲜艳。科技让被时间磨损的美重新显影,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文物保护?想起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,同样看到过利用三维扫描技术复原的大足石刻细节。两个相隔千里的文化遗产,在数字世界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。

黄昏时分,我独自坐在宕泉河边。对岸的莫高窟渐渐隐入暮色,只有崖壁上的洞窟像无数双眼睛,静静凝视着流

逝的时光。一只夜鹭掠过水面,惊起一圈涟漪。此刻的大足应该正飘着细雨吧?宝顶山的石刻在雨水中会泛出青黑的光泽。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,敦煌的极端干燥保护了壁画,大足的湿润滋养了石刻——却同样守护着文明的记忆。

夜幕降临,沙漠的星空格外璀璨。那些星光,有些可能来自乐僔和尚开窟时的夜空,有些照耀过张大千临摹的油灯,现在又落在我这个重庆来客的肩头。季羨林先生说:“敦煌是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处。”而此刻我忽然懂得,大足与敦煌,就像长江与黄河,用不同的水系滋养着同一个文明的精神高原。

回程的飞机上,翻看手机里并排拍摄的两张照片:一张是大足“牧牛图”中憨态可掬的牧童,一张是莫高窟“反弹琵琶”的飞天。一个扎根土地,一个翱翔天际;一个诉说人间烟火,一个描绘极乐净土。这两种美学取向,最终都在讲述同一个主题——人类对美好的永恒追寻。或许,这就是文化遗产最深沉的情绪价值:它让我们在时空的错位中,突然触摸到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。

舷窗外,云海如敦煌壁画上的浪花般翻涌。我知道,当飞机降落在江北国际机场时,潮湿的雾霭会立刻包裹上来。但我的行囊里已经装满了鸣沙山的沙粒——它们会在重庆的雨季里,继续发出细微的鸣响。

(作者系资深媒体人)



甘肃敦煌莫高窟 新华社发